

一样的天空

(香港)陶 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样的天空

(香港)陶 然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七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样的天空/陶然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

ISBN 7-02-002392-4

I. 一… II. 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6615 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 李昕

封面设计:叶月华

书名题字:陈启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22 千字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1997年4月北京第1版 199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6.00 元

商业语境中的生存独白

——评陶然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代序）

吴 义 勤

在近年来涌入大陆的众多反映香港商界生活的小说中，陶然先生的长篇新作《一样的天空》可谓独树一帜。虽然同是以商场竞争中风诡云谲、变幻莫测的人生景观为题材，同是以揭示香港移民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生存心态为主题，然而《一样的天空》在主题的实现方式上却蹊径独辟，作家对主人公生存困境的勘探不似同类小说重在对感性生存状态的描绘和展示，而是主要借助于一种交织了主人公生存独白、灵魂变奏以及作家对存在的言说等多重话语的独特商业语境的营构来完成，这就使得小说旨在敞开的生存世界呈现为一种话语和“声音”而不是“画面”。正是通过对“声音”的倾听，我们获得了进入和阐释这部小说意义世界的可能。

显然，在小说艺术世界内商业语境和主人公的生存景观是相辅相成的。商业语境既是主人公商业性生存的背景和制约力量，同时也构成了对这种生

存的一种阐释。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语境本身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结构核心,是我们理解小说无法超越的阶梯,对它的描述既势在必行也难以回避。我们发现,矗立在小说世界中的商业语境是一个价值观念崩坍了的语境,商业主义的游戏规则是它遵循的基本法律,而金钱和机遇则是它的核心语码。金钱是这个商业世界的统治语汇,它主宰了商业人生的全部风景。这里,文化被扼杀了,“能够赚钱就是英雄好汉,文化拿它干什么”;亲情被泯灭了,陈瑞兴自认“我纵横商场做生意时有一个坚守的原则便是六亲不认”;人性被扭曲了,“在商场上吹牛不用眨眼,不会脸红,……我不吃人家,人家必会吃我,既然没有调和余地,我宁可当虎狼,也决不做羔羊”;道德被篡改了,没有是非,没有善恶,也没有了品质和信念。合理的变得荒诞,而荒诞却越发合理。于是“清高”和“志气”显得抽象、空洞,而“虚伪”和“残酷”则显得意义非凡,诚如方玫所言:“人是需要某些适应生存的手法,而某些虚伪,我想便正可使自己不陷于被动甚至被猎获的危险。”金钱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整个世界事实上已为之黯然失色。至于另一个核心语码机遇则可以说是这个商业世界的润滑剂。由于商业式的生存完全遵循游戏规则,一切取决于命运,一切均为偶然,因此主人公人生游戏的成败得失就全凭机遇和运气操纵。正如陈瑞兴所言:“没有机遇,才华也只是奢侈的游戏”,实际上,他本人在商场

上的功成名就也正是“凭着一份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傻气，一份对富贵荣华向往的勇气，还有一份莫名其妙的运气”。此外，颠覆和消解是这个商业语境的基本运作方式。在这里，传统的生存信仰、价值观念、世界图式和话语系统都已被化解得面目全非。友谊是其颠覆的第一个生存词汇。在商业词典里，友谊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是商业法则的天然敌人，因为在商业世界中一切皆惟利是图，“有钱赚就有友情，没钱赚就是无情”，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友人敌人像走马灯一样教人眼花缭乱”。置身在这样的语境里友谊自然是走投无路。主人公王承澜和陈瑞兴友谊的变迁可以说是对这种消解命运的一个生动演示。占据《一样的天空》情节中心是陈瑞兴和王承澜两位朋友的人生经历和现实体验，对他们现实交往和友谊历史的叙述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内容。他们本是学生时代的密友，移民香港后仍是关系非同一般，正如王承澜所言：“学生时代的好朋友，最是难忘，即使心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中因备受颠簸而变得粗糙起来，但一旦回忆起单纯岁月所结下的纯洁友谊都会顿生柔情。”但小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友谊已经受到了商业语境的强烈冲击并濒临危机。陈瑞兴经过多年的钻营已经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七十年代从大陆来香港的人能以我这样的速度迅速膨胀财力的人没有几个”，而王承澜却一直只能在一家报馆里当个小编辑“捱

世界”。虽然主观上，陈瑞兴也很珍视这种友谊，但他却无法突破他的商业地位对他的限制，他对Sandy就说过：“承澜以前既是我的知己，一个脑袋都可以交换的朋友。但现在？怕也难说。其实我主观上并不想与他疏远，但人在江湖呀！他有他的圈子，我也有我的圈子，彼此生活范围不同，香港的节奏又那么快，交往自然也少，友情就淡了。”王承澜心里也极力想把他们的友谊保存得如学生时代那么美好，但自卑自尊的心理矛盾和恶性循环总使他无法做到在与瑞兴的交往中轻松自如。他觉得：“惟有自尊尚可以与他的财富相抗衡了，而使得友情处于平等状态。假如我已然没有钱，连自尊也丢失了，那又何异于摇尾乞怜，甚至沦落为‘傍友’？”因此，他甚至连和瑞兴一起吃普通一餐饭也显得拘束。许多的时候，他们相对而坐，却多默默无言。虽然同处“一样的天空”，但两位朋友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的天壤之别已决定了他们的无法沟通和对话。就陈瑞兴来说，他对商业社会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游戏原则可谓心领神会，因而无论是游戏敌手、周旋情人，还是决策商场、铲除异己，他都得心应手。相反，王承澜则无论在性格和价值观上都显得与这个商业社会格格不入，写电影他遭人暗算，当编辑他被人压制，焦虑、窘迫、捉襟见肘的困境总是陪伴着他。显而易见，在小说所展示的商业语境中陈瑞兴和王承澜这对昔日的朋友完全操持的是两套不同的语

码,陈瑞兴是当之无愧的商业话语的信奉者和阐释者,而王承澜则是这种话语的反抗者和失语者,他内心虽然也渴望和抵抗着什么,但他却没有能力对这个世界“发言”。话语的差异可以说也是一种最本质的差异,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二人友谊的消逝实乃势所必然。而爱情则是商业语境颠覆的第二个生存语汇。在《一样的天空》中除了陈瑞兴和王承澜的交往及家庭生活之外,爱情故事也占相当大的比重,爱情心理事实上也是小说旨在揭示的主人公生存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爱情”在这里已经退去了它传统意义上的诗意光环,而是以一种悲剧形态呈现在这个商业语境内。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商业社会里“英雄莫问出处,只要腰缠千万贯,到时自然会有许多人唱颂歌”,“有钱可以打情骂俏得毫无束缚”。正因为如此,郑乾坤、柴世芳之流才可以放肆地玩弄女性,进行钱色交易,如陈瑞兴想象郑乾坤和方玫关系时所言:“钱呐,谁不知道钱的可爱。明知他只不过逢场作戏,不会投入真情,那也顾不得了,反正从头到尾是一场交易,你出钱我献身。”即使在“商场永不言退”的陈瑞兴也在欲望的支配下冷落妻子美若而迷失在与 Sandy 和方玫的私情偷欢中,“我不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而他和方玫的“爱情”在方玫眼中也无异于一场“游戏”。“我对他有戒心,也相信他对我一样有戒心。我们在某些方面互相吸引,但却并非全心投入,彼此小心翼翼地合演走爱情

钢绳”。如果说陈瑞兴和美若的爱情病变展示了金钱对于爱情腐蚀性的一面的话,那么王承澜和芝兰的爱情蜕化则从反面证明了金钱对于爱情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虽然,王承澜和芝兰曾有过美好的爱情回忆,也有过恩爱和美的婚姻生活,但在商业语境的压迫之下,他们的爱情就一步步被扭曲变形了。不仅心中的热情消逝殆尽,而且爱人的形象在彼此心目中也已是面目全非。芝兰婚前喜欢的是王承澜的老成持重,觉得他成熟可靠,嫁他之后却发觉“他的这个长处慢慢变成了致命的弱点”。在日益隔膜和陌生的生活中,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目睹爱情之花的枯萎、凋谢而无能为力。正如芝兰所分析的:“没有面包,爱情也不便于生存”,“当两性间的神秘感消逝,当金钱的重要性赤裸裸地凸现出来,想要永远热恋下去,谈何容易”。并且,在这个商业语境中,我们还发现,爱情在许多时候已经异化为一种生存手段,在瑞兴眼中“做生意和做其它很多事情一样美女绝对占便宜”,而“美人计更是商场的杀手锏。英雄难过美人关,即使明知美人身后有伏兵,男子汉却偏无法回避,即使是刀山火海,也是闭眼硬闯过去再说,至于是祸是福,早已不在话下,只是为了片刻的贪欢”。显而易见,方玫和陈瑞兴的“爱情”就明显地烙上了这种商业化的印痕。

然而,对《一样的天空》来说,其商业语境不仅在主题的实现方式上具有超越性,而且这种语境以独

白和独白中的回忆为主的营构方式也给小说的文体形态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由于小说旨在突出主人公在商业语境中所发出的“多音齐鸣”的灵魂独白，因此，整部小说的情节和结构也就被打上了“独白”的印记，从而呈现出心理化和情绪化的色彩。显然就情节线索而言《一样的天空》有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的“独白”两条线索，但情节的演进和时空的变化在小说表层则毫无痕迹。小说呈现在读者视野中只是主人公言说“独白”的静态画面，很难发现情节的动作性和画面性。小说也没有表层的时空切换，这一切都内化在主人公的“意识独白”里。“现在”是小说的基本时态，“独白”在现在时态进行，而在现在时的“独白”中“过去”的回忆开始涌现、切入。可以说，在《一样的天空》中“过去”时空是孕育、包融在“现在”时空之内的。不但王承澜、陈瑞兴的生活史在“独白”中被呈现，就是柴世芳、大亨新、方玫等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也都是在“独白”中通过“意识的回眸”而展示的。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的故事和情节都经由主人公心理情绪的浸染而呈现出心理体验的色彩，这样，现实世界被替换为心理世界，小说的自我阐释性也随之而来，故事的原生态也从而具有了某种阐释性。与此同时，小说的结构也完全遵循心理的逻辑，纷繁的生活场景、众多的人物、变幻的时间和空间都脱离了现实原则的支配。“现在”的故事发展缓慢，情节似乎被冻结了，而“过去”的故事则频繁

曝光不断穿插闪现。显然，操纵它们的出现和隐匿的都是主人公意识的流动和情绪的起伏，这不仅带来了小说结构的自由和弹性，也更赋予小说叙述上的生动活泼。

作为一部以营构商业语境为主的独白体小说，《一样的天空》在叙述视角上也呈现出独异的风格，这就是叙事者的主人公化。在现代小说中叙事视点显得非常重要，它不是作为一种传递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通常的叙事视点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第一人称有利于坦露自我的内心世界，但它却无法进入他人的心理；第三人称属于全知叙事，它可以叙述一切，也可以自由进入别人的内心，但这种视点给人以不真实感。《一样的天空》采用第一人称为主的视点但同时也插入了第三人称视点，这就是第21章、23章对陈瑞兴、方玫、王承澜、Sandy四人海边相遇的戏剧场景的叙述。这种在第一人称独白中插入两章第三人称叙事的方法不仅造成了小说叙述上的变幻之美，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上一举两得的事情。仅就第一人称而言，这部小说也不同于传统的第一人称小说，它有效地克服了第一人称无法进入他人内心叙事局限，通过使所有主人公都充当叙述人的方法，小说赋予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多重性和变调性。《一样的天空》能充分、深

刻地坦露和揭示众多主人公的生存心态和灵魂波纹显然正是与这种叙述者和主人公的一体化分不开。这样的叙述方式一方面使小说描绘的生存图景以心理体验的方式呈现,从而加深了小说的心理内涵,另一方面也使小说的心理内涵更具有真实性。在小说中,陈瑞兴骄傲而又自矜,王承澜既自卑而又自尊,方玫刚强而又脆弱,Sandy 似爱非爱似恨非恨,这些矛盾心理之所以能得到如此淋漓尽致的表现,事实上在很大程度得力于主人公们主动的自我“独白”和倾诉。而对读者而言,这种独白和倾诉又营造了一个真实的对话情境,每个主人公都以各自的声音敞开了他们的心理世界并对我们发出了心灵的召唤。如此,阅读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倾听,在倾听中我们完成了对主人公生存本质的拷问和阐释,完成了对小说商业语境的真正进入和对话。海德格尔就说过,倾听和对话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境界,这种境界的获得也是《一样的天空》艺术成就和艺术魅力的体现和证明,它使这部小说本质上和那些以性描写刺激读者猎奇心理的通俗小说区别了开来。

1994 年酷暑于扬州

推开那玻璃门，坐在柜台后面的小姐远远望到我，便娇声问道：“请问有什么事可以帮助你？”

找陈瑞兴先生，我说，我姓王。

“哦，约了时间吗？”她瞟了我一眼。

当然约了，我说。心里暗想，你以为我白撞？

“请你坐一会。”她客气地把右手一摆，指向左前侧的沙发，不等我坐下，她已经拨了内线电话。

距离不太近，我听不清她说些什么，但很快就放下电话筒，望着我说：“请你等等，好吗？陈先生马上就要有空了。”

她第一次现出笑容，倒也很可爱。

坐就坐吧，反正等人的滋味，也不是没有尝过。我呼了一口气，但觉有些百无聊赖，眼睛便随意徜徉。那小姐身后，墙上凸出几个金色的大字：“龙雄（集团）有限公司”，而在她的右前侧，则立着真人一般的棕黑色木雕“福、禄、寿”三星。价钱不会便宜呢，不过，这是意头，做生意嘛，哪能不由他们“把门”？钱？在他眼里，不在话下。那个冬天周末晚上他心血来潮，忽地派车子接我上他那中环半山区的

巨宅，便让我有些吃惊，六千多英尺的面积，只有他们夫妇和一个女儿住，我坐在那空荡荡的大客厅，顿时有凄清孤寂的感觉。

“曼莉呢？”我问。

“她？”美若笑了笑，“她跟她同学出去看电影。”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的笑容在灿烂中隐藏着一点苦涩的味道。却又听得瑞兴补了几句：“平时也很少见到她，除了大家一起吃晚饭。”

也真不明白他们，三个人罢了，要住那么大干吗？就算是他们在美国留学的儿子云生回港度假，也不用这么夸张。我踏进门来的时候，一时便有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感觉，假如不是他们带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

他们夫妇住在客厅的东面，曼莉住在客厅的西面，都各自形成一个格局。出门都有各自的出处，哪须碰头碰面？连那几个菲佣，除了我刚坐下时端了三杯咖啡进来之外，便不见踪影了。住在这大屋里，舒服当然是很舒服，但却好像是酒店一样，没有一点家庭的气氛。在我的眼中，家不必要那么大，却要有挤来挤去的热闹。他那主人房的洗手间，便大到好像我整个家那么大，连水龙头也是包金的。我有点不明白，他却笑着说：“大？马马虎虎啦，我每天早上就在厕所里看报纸，不宽敞还行？”

在厕所看报纸，果然气派。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级数”吧！

他说过，住在什么地方，便代表本身的身分。既然是身分象征，岂可马虎？这么看来，他买下这周围风凉水冷、空气清新的住家，还有世俗眼光的考虑，可以理解。

那时他还住在太古城，他请从北京来港作短期访问的母校副校长吃晚饭，叫我作陪。吃完后，他要我与她乘他那奔驰车同行。美若兴致很高，叫司机兜到北角半山区看看。车子从铜锣湾东行，拐到几处有名的高尚住宅区，但他都摇了摇头，说：“不行不行。”

司机附和着：“是啊，老板你现在的身份，这些地方都不够级数。”

美若抢着说：“对了，搬到这里，还不如太古城，又大又方便。”

我转头问瑞兴：“你又要搬家？”

“是啊，在商场上来往，很在乎身份。”他微微一笑，“到了我现在这个地步，不能让别人小看了。”

这就是富豪生活吧？在我看来，他在太古城的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他却认为还是 cheap（便宜），可见在这世界上，人与人是多么的不同。当车子驶向筲箕湾我家时，美若忽地说：“十多年了，当年你家里帮你买屋子时，我们还窝在新界，没想到现在你还是住在这里，我们却搬了好多次。”

应该说是越搬越好，越住越大。我是看着你们发起来的。我的脸蓦地发热，只好讪讪地答道：“兄

弟不长进，惭愧惭愧。”

“可惜你的性格不外向，不然的话，我可以拉你做生意，保证一本万利！”瑞兴很快接口。

“是啊是啊，你太老实，不可以做生意。”美若笑。

可不，当初手握十五万港币，瑞兴就劝我：“你不如只还首期，买它四五间，稍后再抛出，不就赚了？”

但我不敢。那是父母的血汗钱，万一楼价下跌，连自己住的屋子也没有了，那该怎么交代？

谁能料到地产步步升高？便是我住的这房子，比我十五年前买的时候，已经涨了十倍。人家谈起，便以无限羡慕的口气说：“哇！你大赚了一笔……”其实，自己住的，有什么赚不赚的？十万元和一千万元也都一样，反正我不能把房子卖了，没了房子，我住哪儿？所谓赚钱，只不过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罢了。

“要是当年你听我的，你现在就有几间屋子抓在手里。”瑞兴说。

“没办法，不是我的钱，不进我的口袋。”我苦笑。

“可惜那个时候我没钱，不然的话我一定那样做。”瑞兴把头靠在后座上，“这个世界就是要搏一搏嘛，你不搏，怎么会有机会？”

“不是我自己赚来的钱我始终不够胆。”我心里有点不忿，“万一……”

“我明白。”他望了我一眼，“不过这才叫做生意，假如安安稳稳，保证赚钱，那就显不出本事了。”

我的确没有做生意的本事，要不，我也会想想去找点门路赚钱。勉强自己没有用，做生意也要有点天才，就像瑞兴一样，他天生就是一个老板。

“所以我说你不能做生意。”美若大概见我沉默不语，便说了一句。

“其实做不做生意都不要紧，行行出状元嘛！”瑞兴拍了拍我的肩膀，“最要紧的是自己的兴趣，可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

“香港毕竟是商业社会，有钱赚谁不想？我也不想假清高，没有钱，谁能活得了？”我强笑道，“不过我没有这方面的本事，只好安于现状。”

“知足者常乐？”美若说。

“苦中取乐。”我答。

“乐在其中。”瑞兴接口。

大概换房子换“级数”也是一种快乐吧，冬夜里偌大的一间屋只剩一对主人家，却未免冷清了一些，忽然会想到我，也真令我有点受宠若惊。

“刚送走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吃过晚饭，他便想起叫你来。”美若告诉我：“你还是第一次来，啊？”

是的，他们到这里有半年了吧，我却从来也没来过。我偶然打电话去，瑞兴几乎都相邀：“……有空来坐嘛，聊聊天……”

我也并不是不想去，毕竟是二十五年的老朋友了，当年纯真的友情，至今难忘，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重温过去。上大学能够成为同学，成为同学